

Wodebofu
Zhou Enlai



我的伯父

周秉德·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

Wodebofu
Zhou Enlai



我的伯父
周恩来

周秉德·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周秉德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伯父周恩来/周秉德著; 铁竹伟执笔. —2版.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205-06363-4

I. 我… II. ①周…②铁… III. 周恩来 (1898~1976)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4391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lnpph.com.cn>

印刷: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56mm × 227mm

印张: 22 $\frac{3}{4}$

插页: 1

字数: 298 千字

印数: 20,001—26,000

出版时间: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2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高丹 马辉 张洪

封面设计: 感觉空间·李辉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吴艳杰 刘再升

书号: ISBN 978-7-205-06363-4

前 言

五年前，辽宁人民出版社就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一写我心目中的伯父周恩来。我不想写，再三婉辞。偏偏赵编辑是位十分执着的人，三番五次地打电话，并亲自找上门。也难怪，他们设计的是一套“父辈丛书”，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或侄辈回忆他们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往事，少了周恩来的书也确为缺憾。我无理由再拒绝，却不愿意答应，一遍遍翻动着珍藏的相册，望着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亲切的笑容，西花厅的往事，历历在目。我依然十分犹豫，想起1949年6月，12岁的我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丰泽园，接着又随伯父搬到西花厅，在西花厅生活了十几年，后来的几十年，也从未间断地去看望他们，我了解伯父和伯母的心，他们最不喜欢他们的侄儿侄女打他们的牌子，宣扬与他们的亲属关系。

多年来一直有许多作家、记者要求采访我，要我回忆与伯父伯母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都被我婉拒。1993年，中国新闻社高级记者徐泓死死“盯”住了我，我仍向她说了自己的一贯原则。她的话却也十分中肯：总理和邓大姐在世时，他们不希望你们打牌子，你默不作声地工作，这是对的，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逝世，而你所了解的周恩来的品质和精神不能只属于你个人，他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为了中国的兴旺发达，为了年轻一代的人品修养，发扬周恩来的精神是有极强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你应充分地介绍出来，以教育后人，不应犹豫。于是我才开始向来访人谈起自己在伯伯身旁的所见所闻。

1994年在海外流传了一本书，甚至影响到国内。其作者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竟编造出自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片哗然。但谎言总会被戳穿，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的原形很快毕露，为世人所不齿。我在愤怒的同时也曾想：为什么我不把我所了解的伯父周恩来的真实情形告诉人们呢？

直到1996年底，我去日本访问，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才促使我写这本书：日本静冈的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先生，他的前五辈祖上龟次郎先生是我的伯父周恩来1917年在日本留学时所读日语学校的校长，老人很赏识这位中国留学生的人品。中日建交时，周恩来总理不要日本作战争赔偿，如果是日本政府，肯定做不到，非常了不起！因此他在世时定了规矩，龟次郎的后代，都要多多了解周恩来，要为中日友好做贡献。

作为后代的增田喜一先生十分敬重我的伯父周恩来，他并不十分富裕，在家乡静冈一个海边渔村办家庭工厂，做海鱼加工。但他几次到中国来，都积极参观周恩来的展览，为上海救助孤儿的慈善事业，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捐资。而且爱屋及乌，竟一心想娶位中国太太。

增田先生是个外国人，他因极为尊重周恩来，连妻子都坚持要找位中国女子。我由衷祝愿他能有个幸福圆满的婚姻。由此我想，连外国人都尊敬周恩来，希望了解周恩来，这使我更深切地感到，宣传我的伯父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他的作风、他的精神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于是，我决心下定，与作家铁竹伟合作，尽我所看所知所想所思，写出我的伯父周恩来。

目 录

前 言 (1)

引 子 (1)

第一章 初入中南海 (15)

■ 丰泽园内第一次见伯伯，他与爸爸长得真像；火车站上第一次见七妈，引起了一个“亲妈”的故事。1949年6月30日，伯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带我登上天安门。

■ 我好几次提着在中南海捞起的小鱼小虾作为“进贡”，和毛主席一起午餐。不知哪根弦动了，我跑回屋取来自己珍贵的纪念册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笑着答应，说：你是个学生，我给你题一句：好好学习。我和李敏、李讷一起学会了骑自行车。我真羡慕李敏、李讷穿的彩色花布连衣裙，叔叔领我去做了两身布料小西装，伯伯看我穿第二身时大声问：怎么又一套？浪费！

第二章 西花厅的手足情..... (28)

- 为了妈妈能工作，大弟秉钧和大妹秉宜都住进了西花厅。爸爸的历史问题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
- 我的爸爸并非对革命没有丁点儿贡献，但正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听从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 夫妻情深数十载，七妈当年痛失爱子，身临险境，伯伯奋力救她脱险。
- 闪亮的金耳环，道出了朱大娘的“皇亲国戚”缘。妈妈翻出了四十多年前七妈写来的数张便条。
- 伯伯、七妈要求我们自强自立，不能因为伯伯而有任何特殊化。
- 伯伯身为国家总理，仍不忘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更不忘在他投身革命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席间对老同学张鸿浩说：“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是1977年由珍藏了五十八年的张鸿浩老先生奉献出来的。

第三章 敬老养老是伯伯的家风..... (78)

- 1949年冬天，六爷爷被接进北京城，成了伯伯亲自批准聘请参加政府工作的周家惟一的一位亲属。
- 伯伯又从淮安接来了八奶奶，最后是他为老人家养老送终。
- 六爷爷思念故乡，为顾全我伯伯，他毅然断绝自己回乡之念。老人过八十大寿，伯伯扎上围裙，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家乡菜：梅干菜烧肉，清蒸狮子头。
- 四爷爷、四奶奶在世时就夸我伯伯孝顺，我七妈知礼。
- 并不太懂革命道理的爷爷，最惦着闹革命的儿子，心甘情愿，独自孤独漂泊。
- 爷爷去世前没能与我伯伯见上最后一面，伯伯恸哭不

已，悲痛欲绝，竟然对我七妈大发雷霆。

第四章 职业选择的标准，就看

国家需要 (114)

- 七妈严肃地叮嘱我：不要想靠伯伯的关系，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在北师大女附中，我开启了理想的航船。
- 苏联《乡村女教师》的电影牢牢抓住了我的心，我决心要上北京师范大学，准备当一名中国的乡村女教师。
- 我们姐弟六人中，有四个当过兵，伯伯的态度截然不同，当然原则只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
- “如果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一定不会隔离审查你的！”我坚决地摇摇头。
- 周秉德怎么可能是周恩来的亲戚?! 即便是，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要真是，她能和我们一样受这份罪？

第五章 爱情不能承受之轻 (143)

- 不知真是我长得挺甜，还是太热情太单纯，18岁刚刚工作不久的我，便接到了丘比特之箭。于是，我知道了潇洒漂亮的伯伯，为什么热烈地追求长相并不出众的七妈，也第一次体味到，爱情除了甜美之外，还有更深更丰富的内涵。
- 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注定我与留苏回国的大学生有缘无分，直到26岁，我还待字闺中。
- 从“天上”掉下个俊小伙儿，竟是与伯伯有至交的沈钧儒老先生的长孙。一个包袱皮包上伯伯和七妈送我的结婚厚礼，我骑自行车送到婆婆家。婚礼那天七妈登上三楼送来贺礼，连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的姑夫范长江也大吃一惊。

第六章 全国“大跃进”，西花厅

门庭冷落车马稀 (173)

-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我成为参建密云水库的20万水利大军中的一员，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我天天兴高采烈，斗志昂扬，只是纳闷：伯伯和七妈为何一年之中竟有大半年不在西花厅？
- 三十年后我才知道，那年的上半年，西花厅门庭冷落，“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的伯伯，内心寂寞痛苦，在共产党内历来以自我批评最多的伯伯，写检讨竟久久踱步，语塞词穷。
- 在修建密云水库的工地上，找不到全国流行的“浪漫主义”的“大跃进”，伯伯六次来到水库工地，从选定坝址到大坝质量，一抓到底，至今让首都受益，从没打湿首都人民的“衣服”！

第七章 “文革”中飞来横祸 (212)

- 15岁的小妹乘火车突然来到西安，紧紧抱在怀中的小挎包里只装一封七妈的亲笔信。
- “爸爸是半夜里被秘密逮捕的，抄家的解放军只查了爸爸的抽屉，出门前还叮嘱妈妈这事要保密，对儿女也不要说，邻居问起来，就说出远门了。”
- 真没想到，满月后第一个登门看望的人，正是抓爸爸的人，他一句话让我定了心：“你爸爸被抓，就是因为是周恩来的弟弟！”

第八章 苦涩的辉煌 (234)

- 现在有人利用三十多年前敌人制造的“伍豪事件”的谣言来整你伯伯，但此事中央当时就清楚。我们是幸存者，要想到过去的无名英雄，我们应该对烈士、先烈们给以怀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伍豪事件”

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 我对伯伯 1972 年已确诊膀胱癌的实情全然不知。1974 年 5 月 31 日我在西花厅与伯伯、七妈共进午餐，知道他要去住院，我的心情真像少年儿童过节，由衷高兴：伯伯难得肯抽时间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觉“充充电”，过十天半月正常人的生活，他便能够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工作。

■ 我见不到伯伯，却在电话中对伯伯发出“声讨”，伯伯坦然地说道：“就是有这一天也是正常的。”可我仍然没有往这方面想，因为伯伯的声音仍然充满着活力！

■ 世界上本没有后悔药，可是有几件事，只要一回想起来我就自责，就后悔。伯伯住院后曾两次回西花厅，第一次我去见他，却没拍成照片；第二次我因家里有事没去西花厅，结果竟成永别！

■ 我太震惊了，无比镇定的伯伯曾受惊挪不动步！我太不平了，忠贞无贰的伯伯竟被无情批判“迫不及待夺权”！我太惊诧了，身患癌症的伯伯的手术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都是他自己亲笔写报告！

第九章 带着全家向无产阶级投降 (285)

■ 1982 年 4 月 18 日下午，相隔整整 16 年，爸爸、妈妈才又一次走进西花厅。此时，伯伯离世已经整整 6 年，可是 18 年前的夏天，伯伯给全家人讲话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 今天你们来，是因为你伯伯病危时握着我的手说：“一切都拜托你啦！”我要把这些事办好，那时同字的事情尚未处理。他拜托我的事，我处理得都比他想象的要好，有的出乎他的意料。

■ 七妈说：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伯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有压力；我做

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

■ 1982年7月11日，七妈向我、秉钧谈自己的遗嘱；十年后的这一天——1992年7月11日七妈去世。

■ 我与丈夫沈人骅相濡以沫34年，他走后，我体会到了他的人生价值，也想到了在他生前我们共同的心愿：向伯伯、七妈学习，死后将骨灰撒进大海，回归自然。

第十章 百年纪念 千般思索 (326)

■ 百年诞辰，百种纪念，百场活动，百感交集，自然萌发出百种感慨，百般思索！

附：周氏家表 (348)

后 记 (350)

引子

“咕咚、咕咚、咕咚”，火车开动了，只一会儿，那熟悉的“热狗不理大包子嘞”和“天津大麻花”的吆喝声便再也听不见了。刚才火车一晃动的时候，趴在窗前的我，分明看见抱着小弟弟秉华的妈妈，虽说一向倔强，脸上一直浮现着微笑，可车动那一瞬间，眼里涌出泪花。我鼻头一酸，毕竟我才12岁，还是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学生，想到今天晚上就见不到妈妈、弟弟和妹妹，我用手捂着脸，忍不住抽泣起来。

“兜兜，刚才还是晴朗朗的天，这会儿怎么就下雨了？”坐在旁边的爸爸揽过我，半开玩笑地递上一块手绢：“你说巧不巧，你伯伯当年离开淮安老家去东北时，也和你现在一般大，也是12岁……不过，他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伯伯的母亲万冬儿画像。



淮安周恩来故居,周恩来出生地室外。

“为什么?”眼角上还挂着泪的我,好奇心立即冲淡了离别的悲伤。

“你伯伯离开淮安那年,我才6岁,如果不是家里太穷,你伯伯也不一定去东北投靠你的四爷爷。”爸爸感叹地摇着头:“我3岁那年,你奶奶去世了,你爷爷在外工作。那时你大伯9岁,你二伯8岁,我们哥仨只好跟着你八爷爷苦熬着,常常无米无菜下锅,原来的后花园,成了我们哥仨种蚕豆、青菜的地方,能卖的能当的都倒腾尽了,开口向人借都没处借了,就这样,亲戚家里的红白喜事,还得送礼、磕头,这样的事都得你伯伯去,他心里苦啊无处说,就给东北的你四爷爷写信。”

“爸爸,伯伯这么难,为什么不向身边的八爷爷说说呢?”爸爸总是忙,平时在家也很少与我谈谈自己小时候的事,今天坐在火车上,正好打开了往事的话题。

“你八爷爷是个残疾人,成天一瘸一拐地行动不方便,八奶奶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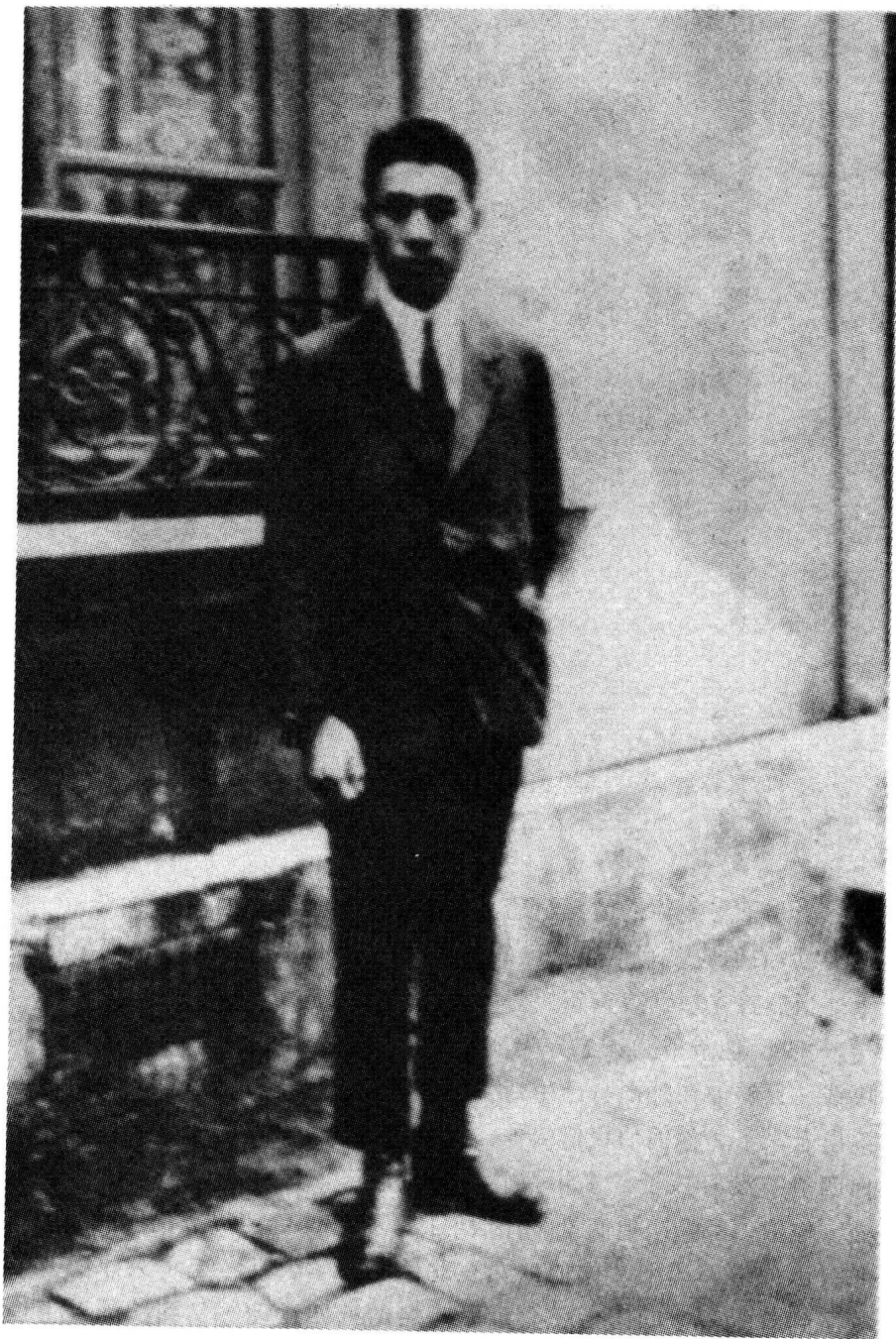


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

有一个儿子，比你伯伯年纪还小些，整个家全靠你伯伯撑着。”

“那伯伯应该写信给自己的爸爸呀！”我仍然想不通，我遇见什么难处当然首先想到找爸爸妈妈。

“哎，你爷爷为人忠厚老实，在外工作多年，一个月最多挣过30块钱，只够他在外面自己生活，但凡有一点可能，他也早把我们哥仨接出老家了，你伯伯写信给他，只会给他添烦心事，于事无补啊！而你四爷爷没有孩子，多年在外，经常接济家里，所以，家里有点难处，你伯伯都是跟他商量。你伯伯12岁那年，你四爷爷让你伯伯去东北，由他供养读书。你伯伯在东北读完小学，又考上了天津南开学校，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参加了有名的五四运动，又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定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经历



伯伯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的住所门前。



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的七妈邓颖超。

了许多艰险。”

我点点头，又忍不住追问道：“爸爸，伯伯走后，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呀？”

爸爸摇摇头，轻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爸爸在淮安苦熬到14岁，吃没吃，穿没穿，实在没法生活，便跟着他二哥恩溥，也到天津投靠四爷爷，也考进了南开学校。伯伯日本留学回国时，爸爸到天津火车站接他，两人九年未见面了，相见时特别高兴。伯伯参加五四运动，创建“觉悟社”时，爸爸还为伯伯当过小交通员呢。伯伯22岁到法国去，后来与一个女同学鸿雁定情，写信嘱咐她经常去看自己的两个弟弟。她来了，大大方方地作了自我介绍。正好那年冬天特冷，她从包里掏出一双黑色毛线帮的新棉鞋，笑吟吟地说：“黑弟，这是我为你做的一双新棉鞋，来，你穿上试试。”说着，就伸手帮着脱我爸爸脚上那双张了嘴的旧单鞋，让他穿上新鞋，用指头压了压前头，说：“黑弟，我想你正长个，鞋子稍微做大了点，前头塞了团棉花，留着明年你还能穿，暖和吗？”“姐姐，暖和，太暖和了……”

这时，爸爸说话的声音有些发哽，我抬头一看，他浓黑的剑眉拧成了疙瘩，两眼闪动着泪光，仿佛回到那难忘的时刻，可能发现我注意了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

“兜兜，爸爸3岁没了妈妈，从记事起，只穿过黑粗布帮的，从来没穿过这样轻巧暖和的棉鞋！我脱口叫了她一声‘姐姐’，极真切极自然，没有丝毫勉强！”

“后来呢？”我被深深打动了，急着知道后来的事。

“1924年，你伯伯从欧洲回到广州，第二年，我的那位姐姐也去了广州，他们在广州结婚后，我陪姐姐的母亲也去了广州。分别了五年多的亲兄弟终于见面了。你的伯伯那时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我也就投考了黄埔军校。我是第四期的学员。”

“那为什么你没有一直和伯伯在一起？为什么伯伯在延安，我们家在天津呢？”妈妈常说我憨大，我是家里的长女，我从来不需要勉强自己不讲什么或提醒自己什么不该讲，一向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冲口而出。

“这个……”爸爸一下语塞了，表情不太自然，支吾两句打了个